

教员心语

载着实习学员的车安静地前往目的地，学员们轻声交谈着，这些00后学员的期盼与不安溢于言表。

9年前，带着这句自勉的话，我迈入国防科技大学。我曾在月落虫静的长寂中站岗执勤，也曾万籁俱寂的夜晚苦读不眠。

到部队实习时，我带着和他们同样的期待与担忧度过了那段回味无穷的日子。犹记得临别前夕，我们和部队官兵促膝长谈，说起未来，说起远方，说起这副肩膀的重量，似乎每个人的眼中都亮着星光。

军校的生活繁忙而充实，毕业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学校关于“教员部队行”活动的通知，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就这样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实习。

长期在院校里工作，让我充满不安：“为战而研、为战育人”如何在工作中落到实处？部队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需要什么样的人？剑与书究竟该如何合二为一？我想要到部队的训练场上找到答案。

在部队，我找到了答案

国防科技大学教员 常雨康

列车的一声长鸣将我沉思中拉回，目的地到了。学员们早已背起背囊，跃跃欲试又有些惴惴不安。

部队列装的新装备让我大开眼界，官兵们的技术素养令我赞叹。一次，我正和一名排长就院校提供装备技术支持的问题进行交流。

官兵们的观点实际而具体，总能在切中要害，大家不经意间流露的不满令我汗颜：“装备越来越先进了，不过操作起来越来越麻烦了。有的功能很实用……”原来，我们在科研中常常刻意添加的许多自鸣得意的小功能，却给使用者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更让装备的可靠性打了折扣。

如何使装备好用、易用，才是装备研发者的立身之本。交流中，一座沟通的桥梁悄然建立，使用者的意见与研发者的反思在此交汇。

实习即将结束，学员们和官兵们相互道别，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多年前我曾见过的光彩。这是知识与技能碰撞融合带来的自信之光，这是对未来、对梦想更加坚定的信念之光。

返程中，我翻阅着实习笔记不胜欣喜。未来，它将指引我的教学科研更加贴近部队、贴近实战，让我的知识成为服务部队打赢的力量。

用“流”的视角看世界

杨成

看时间：不停滞于短暂现实

墙上，钟表滴答。平静的午后，王宗喜向笔者讲述了去年难忘的一幕——

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刚开始时，社会捐赠的医用物资大量涌入某仓库，而有的医院仍紧缺物资。此时，一家民营医药物流企业开始协助管理库房，仅用几天时间便分发处理完堆积如山的医药物资，2小时便完成物资的入库和出库流程。

“如果哪天战争爆发，我们的后勤物资保障能否更快捷高效？”王宗喜说，现代物流展现出来的能量，折射着军队未来后勤物资保障的大势所趋。

“不停滞于短暂现实，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未来。”如今已经80岁的王宗喜始终认为，世界每天都在变化，固守一成不变的思维，便无法攀登科学的高峰。这份心得，也是他自己人生经历的体会。

青年时代，带着家乡走出去的唯一一名大学生的骄傲，王宗喜毕业后参军入伍，被分配到了大山里。在那个部队仓库大多建在深山野岭的年代，大山隔绝了山里和山外两个世界——山里是落后，山外是人们对仓库部队的偏见。

站在山前，王宗喜没有心灰意冷，他的目光越过大山，决心改变这样的现实。他同战士们一起打山洞、抬石头，还教战士读书识字，凭着记忆编写培训教材，为今后成为一名教员埋下了人生伏笔。

1983年，王宗喜终于遇上大有作为的时代——全军仓库工作会议召开，仓库建设开始得到全军上下重视。次年，由他牵头组建了全军首个仓库教研室，开创了“军事仓储学科”。

在仓储领域研究取得巨大成功后，王宗喜并没有满足。20世纪80年代，现代物流的理念走进改革开放的中国，他的目光开始投向国外。1989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王宗喜率先提出研究“军事物流”以及物流场等理论。

从创建军事仓储、军事物流学科，到2003年全国非典疫情下创建应



图①：王宗喜在军事博物馆参观。图②：王宗喜当年在伏案工作。图③：军事物流大车，近日西宁联防联控中心通过多种方式将人员物资和武器装备投送至驻训场。

急物流学科，王宗喜的目光始终盯着变革的潮流。

“以往我们军队后勤是‘按职能区分’，然而实战经验丰富的外军很早就‘按作战环节区分’，他们用现代物流的思想整合了整个‘供应链’，后勤保障效率极大提高。”

尽管已退休，王宗喜的目光仍投向了更远的未来。“以往是‘增量时代’，物资越多越好；现在是‘存量时代’，物资大量过剩，如何用好才是关键。”他用笃定的语气告诉笔者，“军事物流一定是未来军队后勤物资保障的全新模式。”

看空间：不能有高高在上的视角

上过王宗喜课的学员们都感到他的课充满生活气息。

“仿佛就是散步时聊天、拉家常一样，一堂课潜移默化地上完了。”学员们至今仍记得在讲解物资“活性”时，王宗喜启发学生思考：“假如我出门前要穿衣服，我是拿衣架上的衣服更快，还是拿柜子里的衣服更

快呢？”

学生很快明白：使物资以最高的效率实现空间位移，就是物资的“活性”。

谁需要什么？哪里？中途运到哪儿？王宗喜的课常常给人以哲学课的感觉。在他的课上，“军事物流”不仅与哲学相关，与历史、政治甚至生物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官渡之战，曹操率轻骑兵烧掉袁绍军队的粮仓最终以少胜多；人身体里也有血液和能量的“流”动……博士学员吴量描述听课时的感觉：“从来没有从如此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任何领域研究到极致其实就是哲学。”王宗喜坚信大道至简，越是高深的理论，越隐藏在简单的生活里。他不喜欢那些“高高在上的视角”，“特别是教书育人，不能让学生产生距离感。”王宗喜说。

为了缩短这个距离感，即便当了学院领导，王宗喜仍坚持跟普通教员住在一栋楼。听课时，他总是悄悄从后门进去，以便“记录下学员和教员真实的上课状态”。后来，他干脆卸掉了一切行政职务，一门心思做学问。

对于学员们来说，王宗喜也有严

看人间：不陷于无谓的争执

“对于搞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往往比‘在一个领域做到顶尖’更困难。因为前者可能要面对所有人的质疑。”一位同事回忆，面对质疑，王宗喜从来不会去争辩，任何时候都是面带微笑、心平气和。

一次国际会议，物流概念刚进入中国不久，有人问王宗喜：“军队搞什么物流？”“仓库无非是看推守物的活，有什么好值得研究的？”有时质疑声也会传到学生那里。有的学生会问：“物流是干啥的？送外卖包裹的吗？”

“世界上有两件难事：一是把钱从别人的口袋里拿出，二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王宗喜一直认为，去争吵，时间都浪费了，还不如埋头默默做事。不争吵，不代表逃避。王宗喜告诉自己要坚持内心，该面对的仍要勇敢去面对。

2003年，王宗喜带着学生们建成了全军首个军事物流工程实验室。然而，质疑声还是让这个实验室被迫暂停了一段时间。“那真是一段难过的时光，学生们不能到实验室上课，仿佛自己的孩子在被欺负了一样。”王宗喜至今仍很感激组织的正确调查处理，最后结果是实验室“没有任何问题”。

真相大白后，王宗喜又带着学生们开始默默地埋头做事。“无问西东，只争朝夕。”王宗喜始终相信，时光如流，大浪淘沙，真理总会闪闪发光。

在大部分学生的记忆里，王宗喜似乎从来没有发过火，说话轻声细语。学生们总能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真理并不意味着谁的嗓门大。”

其实，王宗喜也有着急的时候。有一年，6名老仓库主任评职称。在当时“书和文章”才能代表学术成就的年代，作为高职评委的王宗喜在会上据理力争：“成果的形式一种是书和文章，另一种是实干。他们常年战斗在山沟里，为仓库建设立下汗马功劳，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成果吗？”最终，评委们被说服，老主任们顺利入选。

“仰望他，你会不自觉地感到他站在很高的山上。”吴量说，王宗喜的目光很容易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他的视线如长河奔流，顺着他的目光，能看到一个广阔的世界。

一线传真

初秋，雨后的山地云雾迷漫。偶然间，爆炸声响，硝烟腾空，由于空气潮湿密度大，各处炸点向四周扩散的爆炸波清晰可见。

看到己方火力在蓝方障碍群处处开花，红方障碍队长傅浩轩兴奋不已。片刻后，无人探雷车、侦察无人机传回数据，蓝方障碍体系被火力摧毁得七零八落。

这场“车马炮”齐全的破障演练，是陆军工程大学训练基地新学期伊始的普通一课。

傅浩轩和几十名同学要学习如何在山地进攻战斗中开辟通路。与他们预想的看视频、作想定、堆沙盘不一样，教员郭中凡直接把他们拉到友邻部队的战术训练场。真实的阵地、障碍配系，真实的火力协同、破障装备和器材，让学员们瞪大了眼睛。

对于工程兵学员来说，平时在课堂上摆弄雷管、炸药是“家常便饭”。但像这样实兵实装实爆的综合性演练，以往只在毕业季才会有。今年开始，基地联合某合成旅，让学员与部队官兵混编联训，把一门普通课程的学习变成“上战场”。

学员们一个个铆足精神，反复研读破障理论和操作技能，把“如何确定雷场边沿纵深”“破障预备力量什么时机

接替作业”等问题学透弄懂，生怕在演练中“翻车”。

演练仍在进行，郭中凡一边带领辅讲教员采集演练信息，一边协调部队指导员：“给小伙子们加点难度！”

随着一阵尖利哨音，已经打开的通路被蓝军机动布雷封闭。傅浩轩发出指令：“‘雷神’，命你重新打开通路。”“报告‘旋风’，破障弹药不足！”听到“雷神”的报告，傅浩轩稍稍停顿，果断命令：“人工破障组，前出！”

尾部喷着白烟、履带甩出泥浪的步战车向前沿疾驰。“砰砰砰”，烟雾弹在空中绽开朵朵“云彩”，数秒后硝烟弥漫阵地。学员们从车内跃出，背上单兵火箭爆破器，在烟雾的掩护下，跃进、放置、瞄准、拉发一气呵成。“轰”“轰”数声，犹如“地龙”的爆炸带重新打开通路。



上图：教员组织学员现地讨论破障方案。右图：发射烟幕弹进行战场遮障。

硝烟中的雷火突击

李晓峰



返途中，我翻阅着实习笔记不胜欣喜。未来，它将指引我的教学科研更加贴近部队、贴近实战，让我的知识成为服务部队打赢的力量。